

蘇軾詞編年校注

中册

滿江紅(一)

憂喜相尋^①，風雨過、一江春綠^②。巫峽夢^③、至今空有，亂山屏簇^④。何似伯鸞攜德耀^⑤，簞瓢未足清歡足。漸粲然、光彩照階庭^⑥，生蘭玉。幽夢裏，傳心曲^⑦。腸斷處，憑他續。文君婿知否？笑君卑辱^⑧。君不見周南歌漢廣^⑨，天教夫子休喬木。便相將、左手抱琴書^⑩，雲間宿。

【校勘】

〔一〕原有題註作「楊元素《本事集》：董毅夫名鉞，自梓漕得罪歸鄱陽，遇東坡於齊安。怪其豐暇自得，曰：『吾再娶柳氏，三日而去官，吾固不戚戚，而憂柳氏不能忘懷於進退也。已而欣然，同憂患如處富貴，吾是以益安焉。』乃令家僮歌其所作《滿江紅》，東坡嗟歎之，次其韻。」元本、朱本、龍本、曹本刪去首七字「楊元素本事集」，「得罪」下衍「罷官東川」四字，改「遇」作「過」，「自得」下衍「余問之」三字，改「如」作「若」，改「乃令家僮」作「命其侍兒」，刪「東坡」二字，「嗟歎之」下衍「不足」，「次其韻」上衍「乃」字，遂變爲題序。今刪去。《東坡外集》調名下註云：「董義夫以

瀘南軍事奪官爲民。晚娶少妻，能同甘苦，能使義夫忘其淪落，故作此曲。（其妻）乃知雲安軍柳韶之女。」按「義夫」即「毅夫」。此注源自《本事曲集》。

「二」卑，原作「悲」，據諸本改。

【編年】

元豐五年壬戌（一〇八二年）三月，作於黃州。王文誥《蘇詩總案》卷二一：「元豐五年壬戌三月，和董鉞作《滿江紅》詞。」案，詞云「憂喜相尋，風雨過，一江春綠」，當作於春天。董鉞因瀘州失利而被除名梓州路轉運副使，《續通鑑長編》列元豐四年七月甲辰（十九日）。董鉞歸鄱陽過黃州，當在五年春。今依《總案》編年。

【箋註】

- ① 相尋：相依相輔，連續不斷。晉·何承天《雉子遊原澤篇》：「功名豈不美，寵辱亦相尋。」
- ② 「一江春綠」句：謂毅夫與柳氏夫人在人生道路上同憂患，憂去喜來，如風雨過後的一江春綠，更明麗可愛。劉孝綽《賦得始歸雁》詩：「洞庭春水綠，衡陽旅雁歸。」白居易《憶江南》詞：「春來江水綠如藍。」
- ③ 巫峽夢：見《祝英臺近》（挂輕帆）注⑤。
- ④ 亂山屏簇：傳注：「巫峽有十二峰，故云亂山屏簇。」
- ⑤ 「何似伯鸞」二句：以梁鴻、孟光喻毅夫與柳氏。謂與巫山神女相會的楚王，何如梁鴻、孟光夫婦的相得，雖簞食

瓢漿不足，卻多清歡。《後漢書》卷八三《逸民傳》：梁鴻字伯鸞，扶風平陵人。勢家慕其高節，多欲女之，鴻並絕不娶。同縣孟氏有女，狀肥醜而黑，力舉石臼，擇對不嫁，至年三十。父母問其故，女曰：「欲得賢如梁伯鸞者。」鴻聞而聘之。女求作布衣、麻屨，織作筐緝績之具。及嫁，始以裝飾入門，七日而鴻不答。妻乃跪牀下，請曰：「竊聞夫子高義，簡斥數婦。妾亦偃蹇數夫矣，今而見擇，敢不請罪。」鴻曰：「吾欲裘褐之人，可與俱隱深山者爾，今乃衣綺縠，傅粉墨，豈鴻所願哉！」妻曰：「以觀夫子之志耳。妾自有隱居之服。」乃更爲椎髻，著布衣，操作而前。鴻大喜曰：「此真梁鴻妻也，能奉我矣。」字之曰德耀，名孟光。居有頃，妻曰：「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，今何爲默默，無乃欲低頭就之乎？」鴻曰：「諾。」乃共入霸陵山中，以耕織爲業，詠詩書，彈琴以自娛。東出關，過京師，作《五噫》之歌。肅宗聞而非之，求鴻不得。乃易姓名，有頃，遂至吳，依大家皋伯通，居廡下，爲人賃舂。每歸，妻爲具食，不敢於鴻前仰視，舉案齊眉。 簞瓢：《論語·雍也》：「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賢哉回也。」

- ⑥「漸粲然」二句：以芝蘭玉樹粲然光照庭階，喻毅夫將得佳子。《晉書》卷七九《謝安傳》附《謝玄傳》：「安嘗戒約子侄，因曰：『子弟亦何豫人事，而正欲使其佳？』諸人莫有言者。玄答曰：『譬如芝蘭玉樹，欲使其生於庭階耳。』安悅。」「粲然」，鮮明貌。

- ⑦心曲：心事。《詩·秦風·小戎》：「在其板屋，亂我心曲。」溫庭筠《歸國謠》：「謝娘無限心曲，曉屏山斷續。」

- ⑧「文君婿」二句：以司馬相如、卓文君喻董毅夫與柳氏。典見《河滿子》（見說岷峨悽愴）注⑨。

⑨「君不見」二句：《詩·周南·漢廣》：「南有喬木，不可休思。漢有游女，不可求思。漢之廣矣，不可泳思。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。」《詩》以南方之木美，興漢上之女貞；以喬木之不可麻蔭，興漢上之女不可求。今毅夫娶柳氏，謂貞女可求，故曰「天教夫子休喬木」。

⑩「便相將」二句：白居易《草堂記》：「則必左手引妻子，右手抱琴書，終老於斯，以成就我平生之志。」謂毅夫罷官攜妻子歸田，如白居易築草堂於匡廬，宿白雲間，遂終老林壑之志。

【參考資料】

宋·邵博《河南邵氏聞見後錄》卷一九：「東坡爲董毅夫作長短句：『文君婿知否？笑君卑辱。』奇語也。『文君婿』猶『虞姬婿』云，今刻本者不知，有自改『文君細知否』，可笑耳。」

南歌子 晚春（二）

日薄花房綻①，風和麥浪輕②。夜來微雨洗郊坰③。正是一年春好、近清明。已改煎茶火④，猶調人粥餳⑤。使君高會有余清⑥。此樂無聲無味、最難名⑦。

【校勘】

〔一〕傳本、元本無題。

〔二〕「錫」，原誤作「錫」，據傳本、元本、二妙集、毛本改。

【編年】

元豐五年壬戌（一〇八二年）三月，作於黃州。案：朱本、龍本此詞，俱未編年。曹本云：「惟細玩此詞意境，與詩集『徐使君分新火』相合。此詞內之『使君』，即徐君猷也。今從詩集移編元豐五年壬戌。」薛本亦編入元豐五年。孔《譜》卷二九編入元祐五年三月，云：「詞云『日薄花房綻』，又云『夜來微雨洗郊垌』，皆屬江南景象，知作於杭。詞云『使君』，知作於守杭時。詞云『正是一年春好、近清明』，點明季候。詞爲巡視杭郊所作，若在明年此時，已將離任矣。」亦言之成理，可備一說。今暫依曹說，以待詳考。

【箋註】

① 日薄：日光淡薄。李商隱《壬申七夕》詩：「風輕惟響珮，日薄不嬌花。」花房：猶言花冠。韓愈《感春五首》其五：「辛夷花房忽全開，將衰正盛須頻來。」

② 麥浪：歐陽修《遊太清宮》詩：「鴉鳴日出林光動，野闊風搖麥浪寒。」

③ 郊垌：《爾雅·釋地》：「邑外謂之郊，郊外謂之牧，牧外謂之野，野外謂之林，林外謂之垌。」唐文宗《暮春喜雨》詩：「郊垌既霑足，黍稷有豐期。」

④改火：《論語·陽貨》：「鑽燧改火，期可已矣。」何晏《集解》引馬融曰：「《周書·月令》有更火之文。春取榆柳之火，夏取棗杏之火，季夏取桑柘之火，秋取柞櫟之火，冬取槐檀之火。一年之中，鑽火各異木，故曰改火也。」唐·佚名《輦下歲時記》：「至清明，尚食，內園官小兒於殿前鑽火，先得火者進上，賜絹三匹，金碗一口。」唐人史延、鄭轅《清明日贈百僚新火》詩有「九天初改火，萬井屬良辰」、「改火清明後，優恩賜近臣」之句（見《全唐詩》卷二八一），春之改火，幾成清明的代稱。餘見《望江南》（春未老）注⑤。

⑤調錫：隋·杜臺卿《玉燭寶典》卷二引陸翽《鄴中記》云：「并州之俗，以冬至後百五日，有介子推斷火，冷食三日，作干粥，是今糗也。中國以爲寒食，又作醴酪。醴者，火粳米，或大麥作之酪，擣杏子人（仁）作粥。今世悉作大麥粥，研杏人（仁）爲酪，別者以錫沃之也。」

⑥高會：盛會。詳見《水龍吟》（小舟橫截春江）注⑤。餘清：李嶠《鐘》詩：「欲知常待扣，金簾有餘清。」

⑦此樂：李白《贈歷陽褚司馬，時此公爲稚子舞》詩：「人間無此樂，此樂世中稀。」無聲無味：《詩·大雅·文王》：「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。」案：上言「使君（指徐君猷）高會」宴賓，因時近清明寒食節，既無管弦佐興，又無酒肴充腹，唯清茶粥餚，故曰「無聲無味」，此中樂趣，難以爲名。詞中充滿戲謔與諧趣。

哨徧①

陶淵明賦《歸去來》（二），有其詞而無其聲。余治東

坡^三，築雪堂於上，人俱笑其陋。獨鄱陽董毅夫過而悅之，有卜鄰之意^二。乃取《歸去來詞》，稍加櫟括，使就聲律，以遺毅夫。使家僮歌之，時相從於東坡，釋耒而和之，扣牛角而為之節，不亦樂乎。

爲米折腰^三，因酒棄家^三，口體交相累^四。歸去來，誰不遣君歸。覺從前皆非今是。露晞^五。征夫指予歸路，門前笑語喧童稚。嗟舊菊都荒^六，新松暗老，吾年今已如此。但小窗容膝閉柴扉^七。策杖看孤雲暮鴻飛。雲出無心，鳥倦知還，本非有意。噫！歸去來兮。我今忘我兼忘世。親戚無浪語^八，琴書中有真味^九。步翠麓崎嶇^十，泛溪窈窕^四，涓涓暗谷流春水。觀草木欣榮，幽人自感，吾生行且休矣。念寓形宇內復幾時^{十一}。不自覺皇皇欲何之^{十二}？委吾心、去留誰計。神仙知在何處？富貴非吾志^五。但知臨水登山嘯詠^{十三}，自引壺觴自醉。此生天命更何疑。且乘流、遇坎還止^{十四}。

【校勘】

〔一〕題首原有「公舊序」云四字，據元本、朱本、龍本、曹本刪。

〔二〕元本「治」上衍「既」字。

〔三〕「家」，傳本作「官」。

〔四〕「溪」，元本注：「一作舟。」

〔五〕「志」，原作「願」。曹校云：「又石刻『志』作『願』，似係東坡初稿筆誤。萬樹《詞律》注云：『願』字誤。必『志』字或

『事』字之訛。（詳見《詞律》卷二〇）按『願』韻屬第七部，『志』歸『真』韻屬第三部，不能通轉。」今據元本，二妙集改。

【編年】

元豐五年壬戌（一〇八二年）五月，作於黃州。傅藻《東坡紀年錄》：「元豐五年壬戌，公在黃州。……春躬耕東坡，築雪堂居之，擬斜川之遊。以淵明《歸去來詞》櫟括爲《哨遍》。」魏了翁《鶴山先生大全文集》卷六三《跋番陽董氏所藏東坡墨迹》：「蘇文忠雅嗜陶公文，其有感於《歸去來詞》，蓋元豐五年之夏，蔡、章被遇而呂正獻不合之時也。」案董鉞元豐五年春來黃訪軾，二人「相聚多日，甚歡」（見「參考資料」引蘇軾《與朱康叔書》）。董並有「卜鄰之意」（見本詞序）。因知董至夏天尚未離去。魏了翁云此詞，作於元豐五年之夏，孔《譜》編元豐五年五月，可從。

【箋註】

① 哨遍：詞牌名，又作「稍遍」，亦作「稍徧」。此調自蘇軾始。

② 卜鄰：擇鄰。《左傳·昭公三年》：「且諺曰：『非宅是卜，惟鄰是卜』，二三子先卜鄰矣。」注：「卜良鄰。」

③ 爲米折腰：蕭統《陶淵明傳》：「陶淵明爲彭澤令，「歲終，會郡遣督郵至縣，吏請曰：『應束帶見之。』淵明歎曰：『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！』即日解綬去職，賦《歸去來》。」

④ 口體：指人衣食所必需之生活資料。《宋史》卷三三八《蘇軾傳》：「百姓不可戶曉，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玩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。」交相累：陶淵明《歸去來辭》序：「饑凍雖切，違已交病。」

⑤ 露未晞：早晨露水未乾時。《詩·秦風·蒹葭》：「蒹葭萋萋，白露未晞。」

⑥ 「嗟舊菊」二句：寫陶淵明辭彭澤令回到家門所見。《歸去來辭》：「三徑就荒，松菊猶存。」

⑦ 「但小窗」二句：寫陶淵明雖家居柴門小屋，卻樂得無拘無束。《歸去來辭》：「倚南窗以寄傲，審容膝之易安。……策扶老以流憩，時矯首而遐觀。」

⑧ 浪語：多餘之言。杜甫《歸雁二首》其一：「繫書元浪語，愁寂故山薇。《歸去來辭》：「悅親戚之情話。」

⑨ 真味：猶陶淵明《飲酒》詩：「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」之「真意」。歐陽修《水谷夜行寄子美聖俞》：「近詩尤古硬，咀嚼苦難噉。初如食橄欖，真味久愈在。《歸去來辭》：「樂琴書以消憂。」

⑩ 「步翠麓」二句：寫山麓踏青，小溪泛舟之樂。本《歸去來辭》：「既窈窕以尋壑，亦崎嶇而經丘。」窈窕：幽深貌。

⑪ 寓形宇內：寄身於天地之中。《歸去來辭》：「寓形宇內復幾時，曷不委心任去留。」

⑫ 皇皇欲何之：急急忙忙地要往何處去。皇皇：同「遑遑」。《漢書》卷五六《董仲舒傳》：「夫皇皇求財利，常恐乏

賈者，庶人之意也。」注：「皇皇，急速之貌。」《歸去來辭》：「胡爲遑遑欲何之？富貴非吾願，帝鄉不可期。」

⑬ 嘯詠：歌咏。《南史》卷二六《袁粲傳》：「郡南一家頗有竹石，粲率爾步往，亦不通主人，直造竹所，嘯詠自得。」

《歸去來辭》：「登東臯以舒嘯，臨清流而賦詩。」

⑭ 乘流遇坎：賈誼《鵬鳥賦》：「乘流則逝兮，得坻則止。」《文選》孟康注：「《易》坎爲險，遇險難而止也。」張晏曰：「坻，水中小洲也。坻或爲坎。」

【參考資料】

宋·蘇軾《與朱康叔二十首》之一三：「董義夫相聚多日，甚歡，未嘗一日不談公美也。舊好誦陶潛《歸去來》，常患其不入音律，近輒微加增損，作《般涉調哨遍》，雖微改其詞，而不改其意，請以《文選》及本傳考之，方知字字皆非創人也。謹作小楷一本寄上，卻求爲書，拋磚之謂也。亦請錄一本與郭元弼，爲病勑，不及別作書也。」

宋·張炎《詞源》卷下：「《哨遍》一曲，隱括《歸去來辭》，更是精妙，周、秦諸人所不能到。」

金·王若虛《滹南遺老集》卷三九《詩話》中：「東坡酷愛《歸去來辭》，既次其韻，又衍爲長短句，又裂爲集字詩，破碎甚矣。陶文信美，亦何必爾，是亦未免近俗也。」

明·沈際飛《草堂詩餘正集評正》卷六：「櫟括渾似東坡特作者。」又：「詩變而爲騷，騷變而爲詞，皆可歌也。淵明以賦爲詞，故東坡云然。」又：「《後山詩話》謂東坡以詩爲詞，如教坊雷大使之舞，

極天下之工，要非本色。不知東坡自云平生不善唱曲，間有不入腔處，非盡如此，觀此則東坡又善唱矣。後山何比況之下也。」

明·楊慎批點《草堂詩餘》卷五：「《醉翁亭》《赤壁》前後賦，當時俱櫟括爲詞，俱泊然無味。獨此東坡《歸去詞》特勝，不特其音律之諧也。」

明·董其昌《新刻便讀草堂詩餘》卷三：「坡老心慕淵明，此詞故爲之隱括，所謂惟豪傑而後識豪傑也，胸中磊落如此，二公蓋有無人不自得者，曠世所稀見也。」

明·張綖《草堂詩餘後集別錄》：「坡翁出獄後，憂患之餘，思致其樂。自和獄中春字韻詩云：『餘年樂事最關身』，因以淵明《歸去來詞》按入《哨遍》，背負大瓢，行歌乞食田野中。回視曩時，富貴不啻春夢，趣不在詞也。後人不悟此意，將凡古人文詞，俱櫟括爲詞，如刻本《風雅遺音》，略無意改，殊爲可厭。噫！效顰捧心，不類久矣。」

清·沈辰垣等編《御選歷代詩餘》卷一一五引《本事記》：「東坡櫟括《歸去來詞》，山谷櫟括《醉翁亭記》，兩人固是詞家好手。」

清·賀裳《皺水軒詞筌》：「東坡櫟括《歸去來辭》，山谷櫟括《醉翁亭》，皆墮惡趣。天下事爲名人所壞者，正自不少。」

清·李佳《左庵詞話》卷下：「東坡《哨遍》詞，運化《歸去來辭》，非有大力量不能。此類後人不易學，亦不必學。強爲之，萬不能好。」

漁家傲 贈曹光州(二)①

些小白鬚何用染②。幾人得見星星點③。作郡浮光雖似箭④。君莫厭。也應勝我三年
貶⑤。我欲自嗟還不敢⑥。向來三郡寧非忝⑦。婚嫁事稀年冉冉⑧。知有漸。千鈞重
擔從頭減。

【校勘】

〔一〕此詞傳本、元本不載。

【編年】

元豐五年壬戌(一〇八二年)六月，作於黃州。王文誥《蘇詩總案》卷二一：「元豐五年壬戌六月，曹煥來謁，爲《漁家傲》，使煥寄其父九章。」

【箋註】

① 曹光州：曹九章，蘇轍婿曹煥之父，曾爲光州守。《蘇軾詩集》卷二一《弔李臺卿》詩叙：「軾謫居黃州，臺卿爲麻城主簿，始識之。既罷居於廬，而曹光州演甫以書報其亡。」王文誥案曰：「本集《記朱元經》云：『光州有朱元經

道人者，百許歲，聞其死，故人曹九章適爲光守，斂葬之。」又《記神清洞》云：「蘇轍之婿曹煥。」又《樂城集·祭曹演父文》云：「始於朋友，求我婚姻。匪我知公，我兄實知。」以上合詩叙觀之，皆曹光州名九章字演甫之確證，而其子則煥也。」

- ② 「些小」句：些小：少許。白鬚何用染：《宋書》卷六七《謝靈運傳》：「何長瑜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遜，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：『陸展染鬚髮，欲以媚側室。青青不解久，星星行復出。』」劉禹錫《與歌者米嘉榮》：「近來時事輕先輩，好染髭鬚事後生。」

- ③ 星星：猶點點，形容鬚髮花白。謝靈運《遊南亭》詩：「戚戚感物歎，星星白髮垂。」

- ④ 作郡：作郡太守。《世說新語》下卷上《任誕》引《晉陽秋》曰：「（羅）友字它仁，襄陽人。少好學，不持節檢……始仕荊州，後在溫府。以家貧乞祿，溫雖以才學遇之，而謂其誕肆，非治民才，許而不用。後同府人有得郡者，溫爲席起別，友至尤晚。問之，友答曰：『民性飲道嗜味，昨奉教旨，乃是首旦出門，於中路逢一鬼，大見揶揄，云：我只見汝送人作郡，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？民始怖終慚，回還以解，不覺成淹緩之罪。』溫雖笑其滑稽，而心頗愧焉。後以爲襄陽太守，累遷廣、益二州刺史。」浮光：梁·劉孝威《侍宴賦得龍沙宵月明》詩：「落照移樓影，浮光動壑瀾。」

- ⑤ 三年貶：據施宿《東坡先生年譜》：蘇軾因詩案，元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詔責授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、黃州團練副使、本州安置。元豐三年庚申二月至黃州，到元豐五年壬戌，爲時三年，故云。

⑥ 自嗟：自歎。《南史》卷五七《范縝傳》：「（縝）年二十九，髮白皤然，乃作《傷暮詩》《白髮詠》以自嗟。」

⑦ 三郡：據施宿《東坡先生年譜》：蘇軾於熙寧七年甲寅九月差知密州，冬十一月至密。熙寧十年丁巳，正月發濰州，道中改知徐州，五月至徐。元豐二年己未，二月移知湖州，四月至湖。歷知密、徐、湖三州，故云三郡。忝：忝官，辱居高位。

⑧ 婚嫁事：指男婚女嫁之事。泛指世俗之事。《後漢書》卷八三《向長傳》：向長「男女娶嫁既畢，勸斷家事勿相關，當如我死也。於是遂肆意，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，竟不知所終。」年冉冉：年華漸漸逝去。屈原《離騷》：「老冉冉其將至今，恐脩名之不立。」

定風波

元豐五年七月六日（二），王文甫家飲釀白酒（三）①，大

醉。集古句作墨竹詞②。

雨洗娟娟嫩葉光（三）③。風吹細細綠筠香。秀色亂侵書帙晚。簾捲。清陰微過酒尊涼。
人畫竹身肥擁腫④。何用？先生落筆勝蕭郎⑤。記得小軒岑寂夜⑥。廊下。月和疏影上東牆。

【校勘】

「一」「五」，原作「六」，據傳本、元本改。

「二」「家飲」，傳本作「飲家」。

「三」「娟娟」，二妙集、毛本作「涓涓」。

【編年】

元豐五年壬戌（一〇八二年）七月作於黃州。案：此詞吳本、二妙集、明刊全集、毛本題俱作「元豐六年七月六日」云云；王文誥《蘇詩總案》卷二二，及近年出版的《蘇東坡年譜》，將本詞編入元豐六年七月作，概源於此。傳本、王宗稷《東坡先生年譜》、傳藻《東坡紀年錄》並作元豐五年七月，朱本、龍本、曹本，亦俱編元豐五年。傳本成書於南宋紹興初年，較爲早出。故依傳本詞題、王宗稷《年譜》、傳藻《紀年錄》等仍編壬戌作。

【箋註】

① 王文甫：名齊愈，蜀人，時寓居武昌。《蘇軾詩集》卷二〇《王齊萬秀才寓居武昌縣……》王文誥案曰：「王齊萬，字子辯，嘉州犍爲人，乃齊愈字文甫之弟。」《蘇軾文集》卷七一有《贈別王文甫》《再書贈王文甫》。

② 集古句：沈括《夢溪筆談》卷一四：「荆公始爲集句詩，多者至百韻，皆集合前人之句。」宋·高文虎《夢花洲閒錄》：「集句自國初有之，未盛也。……至元豐間，王文公益工於此，人言此自公始，非也。」西晉傅咸嘗集《詩經》

句成《七經詩》，實爲集句之權輿。

墨竹：元·夏文彥《圖繪寶鑑》卷二《五代》：「蜀郭崇輅之妻李氏工畫，月夕獨

坐南軒，竹影婆娑可喜，即起揮毫濡墨，模寫窻紙上。明日視之，生意具足，自是人間往往效之，遂有墨竹。

- ③「雨洗娟娟」五句：集自杜甫《嚴鄭公宅同詠竹得香字》：「綠竹半含籜，新梢纔出牆。色侵書帙晚，陰過酒樽涼。雨洗娟娟淨，風吹細細香。但令無剪伐，會見拂雲長。」

- ④「人畫竹身」句：集自白居易《畫竹歌》：「植物之中竹難寫，古今雖畫無似者。蕭郎下筆獨逼真，丹青以來唯一人。人畫竹身肥擁腫，蕭畫莖瘦節節疎。」

- ⑤蕭郎：白居易《畫竹歌並引》：「協律郎蕭悅善畫竹，舉世無倫。」

- ⑥「記得小軒」二句：《蘇軾文集》卷六八《書曹希蘊詩》：「近世有婦人曹希蘊者，頗能詩……嘗作《墨竹》詩云：『記得小軒岑寂夜，月移疎影上東牆。』此語甚工。」

念奴嬌 赤壁懷古^①

大江東去^②，浪淘盡、千古風流人物。故壘西邊^③，人道是、三國周郎赤壁^④。亂石穿空^⑤，驚濤拍岸^⑥，捲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畫，一時多少豪傑。遙想公瑾當年^⑦，小喬初嫁了^⑧，雄姿英發^⑨。羽扇綸巾^⑩，談笑間^⑪、強虜灰飛煙滅^⑫。故國神遊^⑬，多情應笑